

【理论探讨】

近代上海疫病的中医药防治特色探究*

徐超琼¹, 李 贇², 杨奕望^{1△}

(1.上海市徐汇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 200030; 2.上海中医药博物馆, 上海 201203)

摘要: 近代(1840~1949年)上海开埠以后,各类瘟疫频发。利用报刊、杂志、档案、医著等相关史料,探究近代上海中医药防治疫病的特色,以冀为当今疫病的防治提供线索。近代疫情流行之际,沪上中医师承古方、自定疗法,中西并行、巧用西学,改善环境、卫生防疫。中医药在近代上海疫病防治中至关重要,治愈患者无数;疫疾盛行的环境一定程度上推进着中医诊疗方式的创新,医师们积极新定处方,改良药剂。同时提出近代上海中医药防治疫病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大体以“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为界,前期以中医药治疗为主,后期逐步采纳西学,中西医汇通。

关键词: 近代;上海;中医药;清代医家;疫病;防治

中图分类号: R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3250(2021)07-1081-03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Epidemic Diseases in Modern Shanghai

XU Chao-qiong¹, LI Gan², YANG Yi-wang^{1△}

(1.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2. Shanghai Museu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opening of Shanghai port in modern times (1840-1949), various kinds of pestilence occurred frequently. Using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newspapers, magazines, archives, medical books, etc.,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epidemic disease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 modern Shanghai, so as to provide clue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pidemic diseases today. When the epidemic broke out in modern times, TCM in Shanghai learned from ancient prescriptions and developed their own therapies. They used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skillfully used western medicine. They also improved the environment and prevented the epidemic in a hygienic way. It can be seen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epidemic diseases in modern Shanghai, which has cured countless patients. The epidemic environ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of TCM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thods, formulates new prescriptions and improves medica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Shanghai'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pidemic diseases has a certain stage. Generally speaking, it is bounded by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 In the early stage, it mainly focuses on the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n the later stage, it gradually adopts Western learning and integrates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Key words: Modern times; Shangha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Qing Dynasty physicians; Epidem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DOI:10.19945/j.cnki.issn.1006-3250.2021.07.011

近代(1840~1949年)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人口大规模流动,工业快速发展。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沪上霍乱、鼠疫、白喉、疫症等疫病丛生,其中危害最大的当属霍乱^[1]。故笔者主要以霍乱为探究对象,并涉及其他类型的疫病,如喉痧、疫症等,挖掘相关史料,梳理当时沪上中医对疫病的防治特色。需要说明的是文章所指沪上中医,包含该时期在申城行医的全国各地中医,并非特指籍贯上海的医者。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BZS121)-长三角一体化视角下清代医家的社交网络研究

作者简介: 徐超琼(1995-),女,浙江萧山人,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医医史文献研究。

△通讯作者: 杨奕望(1974-),男,广东大埔人,教授,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医史学研究, Tel: 13041627427, E-mail: 13041627427@163.com。

1 师承古方,自定疗法

1.1 王孟英创制霍乱方

上海开埠后人口密集、河水恶浊。1862年,霍乱流行,此病发于肠,常伴随剧烈腹泻导致患者严重脱水。避乱定居沪上的王孟英修改著述,名曰《随息居重订霍乱论》,总结历代治疗霍乱的理法方药并根据病情改良药方。霍乱初定时,对于余热未清、神清而脉至模糊者,王孟英根据陈平伯《游宦纪闻》所载方药,调雄黄、牙硝比率为一比六,研细融化,取三厘与药汁调匀以内服^[2]。王孟英还师法《金匱要略》治疗霍乱转筋的鸡矢白散,创制名方蚕矢汤^[2]。

1.2 徐相任拟定霍乱方

1908年夏秋间,沪上霍乱肆虐,徐相任主张师承各家之说,需取其长而纠其偏也。他断定霍乱为阴寒证,应以温热药治之,并根据不同时期的发病特征

自拟脱疫方。霍乱初起,形气未变、冷汗未甚、四肢微冷者,自订理中定乱汤,该方由张仲景附子汤、《卫生宝鉴》附子温中汤衍化而来,有温中祛寒化湿、顺气辟秽之效;霍乱吐泄稍后,形气不支、冷汗愈多、四肢如冰者,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处方,又据《妇人良方》四神丸加减,得经验方回阳来复丹回阳救逆、温中导浊;危笃霍乱后,据王孟英蚕矢汤化裁拟定三矢定乱汤,供霍乱善后调理或预防服用,以晚蚕矢、猬鼠矢、干鸡矢白为主药,温中燥湿、理气辟秽,临床疗效显著^[3]。

1.3 丁甘仁自制疫喉方

时疫喉痧由来久矣,传染迅速,流行沪上之际,孟河名医丁甘仁颇有心得。他指出此症发于夏秋者少,冬春者多,且与白喉的治疗有所差异。白喉固宜忌表,而时疫喉痧初起时须速表,故将其分为初中末三个阶段,治以汗、清、下,又细分在气在营,或气分多,或营分多,遵循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纲领,列有自制经验方,如解肌透痧汤、加减麻杏甘羔(膏)汤等。

1.4 严苍山化裁疫痧方

严苍山师承丁甘仁,对疫痧的诊断有着独到的见解。1929年春上海疫痧流行,患者多有头痛如劈、项强等症状。西医称之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较为常见的治法是注射球菌血清,但效验不佳。当时中医界对疫痧的认识各持己见,有认为肝风或瘟毒引起,也有认为中风或惊风导致,意见纷纭,治法各异。严苍山指出该年沪上疫痧流行与冬春易令、阴阳乖逆有关,冬应寒而反温,春应回暖而酷冷,天时不正影响身体,使奇疫乃发。他认为治疗疫痧需疏通表里、祛除外寒透郁热、增津液养营血以解疫气。《伤寒论》中的葛根汤即为此疫特效方^[4]。严苍山遂根据病情实际变化增减化裁,创葛根枳椇汤、羚羊舒痧汤等方^[5]。

可见,伤寒学说、温病学说与疫病学说在发展过程中内在紧密相连。中医治疗疫病承历代经典,博采众长,不拘一家之言,可结合实际病证、症状创新改良古方,从而更好地发挥临床疗效。

2 中西并行,巧用西学

2.1 改良药剂,延长存储时间

1919年6月上海再度霍乱流行,南市一带患者罹难众多。医药界人士为此深感担忧,倡议设立中医诊察所,聘请神州医药总会诸医士担任医务,经费则由药业筹募,在咸瓜街沙布弄汤府空余的房屋内成立了临时疫症救济社。欧风东渐,西药以其便利逐渐盛行,而中药不可避免“拨炉分炭、裹绢去毛”的繁琐煎制过程才可被患者服用,不足以救时疫之急,于是药界人士打算改良药剂。起初医家预煎各种药汁,待病人诊断结束后便给以服用。服之即有温脉止吐泄之良效,中医确能治疫、中药确能救疫的事实广为人知,即便未有广告宣传,沪西、闸北等地

的患者纷至沓来。由于天气炎热,煎成的汤药经宿即坏,或隔数小时就不能再用,耗费药资颇巨。

疫情暂缓时,中医药界联合各慈善家打算扩充原址,将其改为沪南神州医院,并向药剂师、化学家请教研究,得知饮片提精可以让药剂延长保存时间,并就药物计重、配方等问题反复试验,效果显著。1920年夏疫病又一次爆发,医院在中华路分设临时治疫所,并用制成的药水治疗患者,奏效迅速,治愈千人。在中医药团体的支持下,医界人士筹划建造制药厂以树立改良药材之基础。1920年9月,李平书、丁甘仁等医家联合上海总商会创办制药厂,聘请理化专家、药剂师及医药界人士化验分析如何保存中药性能的科学方法,提选出药水、药粉、药精等精华,并用于次年夏季的疫病救治^[6,7]。粹华制药厂的药水取用原料道地,经过生炒炙制的分别,服用时不存在渣滓且无须煎炼,奏效尤灵,深得医界好评。故粹华制药厂在南京路设立营业部开幕以来,改良药品十分畅销^[8,9]。正如时人所言,此举“在医生仍可照旧开方,在病人可免煎之劳,实我国医药界之大进步云”^[10]。

2.2 融会新知,汇通中西医理

不少中医人士逐步了解西医知识,对中西医理进行学习与比较。1926年的上海霍乱席卷重来。章太炎认为霍乱为寒证,宜用四逆汤、通脉四逆汤二方主治,有强心脏、止吐利之效。西人用盐水注射脉中,能保住水分,令不泄出,盐能凝血亦能调血,霍乱血结如块,用盐水者是谓取其柔也,故认为盐水与四逆茱萸二汤有异曲同工之妙,医理相通,对此持肯定态度。在此基础上,章太炎又提出可以用明矾或石榴皮或铜青杀菌^[11,12]。1927年,名医祝味菊由成都避乱来到上海,提及霍乱当以盐水补充水分、激发心力,并指出霍乱邪毒入侵血分时,血液会产生特异物质中和并削弱毒素^[13]。祝味菊临床亦多用附子、干姜等温热药,取得较好的疗效。

陆渊雷主张治疗霍乱的中西学理方法根本相同,认为姜附可留住人体液汁避免吐泄,而盐水则起到补充液汁的效果。前者是保全未丧失的水分,后者是补充已丧失的水分。中西疗法皆从水分上施治,但临床仍需依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疗法,若遇到病人吐泄不止,体内液汁丧失已多,存亡呼吸之顷,考虑到服用姜附发挥效力需要相当时间,则强调用西医灌注盐水的疗法较佳。中医若熟知盐水灌注的学理方法,如盐水的浓度也可自行操作。陆渊雷又指出,服用姜附除有保全水分的功效,还有兴奋机体产生抗毒素的机能。因此他认为霍乱初病时,服用姜附与盐水注射相比能使患者恢复更快,建议患者即便病重在灌注盐水后也应兼服姜附,双管齐下提高疗效^[14]。

西医注射盐水的疗法得到中医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对于霍乱的寒热属性,中医界则各持己见,颇

有争议。王一仁认为虽见霍乱患者有吐泄肢冷、脉伏、冷汗如浆之症,未可如章太炎所论直接投以四逆等温热剂。相反,当结合岁运而定,他认为天时亢旱过久,导致心脏亢热过盛,霍乱症多为热者,故其疗法与之相悖,以五苓散治之或用茵连解毒汤清心脏之热,外加碧玉散银花连翘丹皮山栀等味佐助清暑。章太炎与王一仁商榷再论霍乱之治法,提及即便天时亢旱、热症之多,然若深夜当风、裸袒露卧、多饮寒浆亦能致寒,又言暑候脉缓流迟,多见心弱虚寒之症。因此,章太炎道四逆为急救之方,而五苓为善后之药。见此王一仁又言,以热剂治愈者为感暑热之轻者,而受暑热之深重者不适此法,当究致病之源,辨其可别之症,故与章太炎相约,观热霍乱症者以证其言^[15,16]。张聿青在沪行医10余年,对于霍乱病的疗法则另有见解。据记载,张聿青指出霍乱热证未必于未病之前先显火象,反之霍乱寒证亦未必先露寒证。认为霍乱初起之时可不问寒热,概用芳开之品,之后再根据所见之象治之。若为热象,则使火热之气透于湿外;若为寒象,则使阴凝之气宣畅运行^[17]。上海中医界展开的激烈学术探讨,进一步推动了疫病的预防治疗水平。

3 改善环境,卫生防疫

3.1 水源卫生

早期开埠的上海人烟稠密,城市居住环境不断恶化,疫病时行。王孟英提倡保持饮水卫生以防感染霍乱,认为水道应避免污秽沉积,可积极开凿井泉,避免饮用污水水源。此外,还提出在特定时节利用药物对饮用水源进行消毒,杜绝外邪滋生之源。尤其夏季,提议在井中放入白矾、雄精之整块者,或在水缸内浸泡石菖蒲根和降香。

3.2 饮食习惯

在饮食习惯方面,王孟英认为夏季可少服参药或臑滞之补益品如龙眼、莲子等,避免加重脾胃运行负担,使邪气得补而无从宣泄。而瓜果冰凉等物过食亦遏伏热邪,宜有所忌,其他如鳗鲡等性热助阳者,若食之而得霍乱更难救治,故宜杜绝。反之,一些夏令蔬菜如芹、笋、萝卜、丝瓜等,多食亦可防霍乱浸染^[2]。一些中医开始关注疫病传播途径。陆渊雷认为霍乱菌的传染在于饮食卫生。苍蝇集霍乱病人的吐泻物,再次接触食物,人食此物即被传染。所以当避免食物显露在外,食毕即罩起减少苍蝇接触的机会,切断疫病传播途径^[14]。

3.3 生活起居

由张赞臣、杨志一、朱振声等发起创办的医界春秋社,作为民国时期极具影响的中医社团,在疫病流行期间进行了夏令防疫个人卫生的知识宣传。除了主张市民勿食苍蝇扒过之物,妥善处理霍乱吐泻物,在饮食方面吃熟食、饮沸水、忌食冷物、禁食荤物和隔宿之物等外,还强调应当重视起居,勿露宿贪凉、

勿汗流当风、勤沐浴以及多休息养足精神等,这些措施说明沪上中医已经懂得利用团体组织的力量,宣传带有中医特色的防疫方法。

3.4 空气卫生

民国初年的上海与开埠初期大相径庭,现代化工业已具雏形。李平书指出喉痧多在北省流行,后来在南方蔓延,上海较为严重,与当时上海厂房剧增、严重的大气污染有关^[18]。可见疫病的流行与环境污染有着紧密的联系,保持空气洁净对喉痧的防治有着重要意义。

3.5 消毒、隔离与药物预防

严苍山向大众推荐了可预防夏令霍乱的国产药物,如鲜芦根、青蒿、鲜荷叶等简便药饵,红灵丹、辟瘟丹等常备药^[19]。有中医强调须在废弃病人吐泄物之前,用极浓臭药水处理杀菌,避免出现苍蝇接触吐泄物进而传播病菌的情况^[14],同时还建议将既病之人进行隔离^[20]。以上举措清晰可见西方医学之防疫方法,如化学法处理秽物、隔离病人等,说明当时中医逐步接受并开始实施西式卫生方法预防疾病。

正因为上海开放较早,更先一步受到西方文化熏染,城市环境不断变化。随着疫病发生频率的显著提高,王孟英、李平书、陆渊雷等中医大家逐渐意识到自然环境、饮食卫生、生活起居等因素与疫病流行的相关性,将防治重点转移到隔离病患、消毒杀菌等先进防治措施上,表明中医已将治未病的优良传统落实到防疫的具体实践中。

4 结语

中医药对近代上海防治疫病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清末时期,西医尚未在上海广泛传播,中医作为防治疫病的主要力量,在大疫之年不避疫气,施医送药,治愈了无数疫病患者。为了让更多的患者免于疫病疾苦,沪上中医常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如报刊专栏刊布医案及良方,主要针对疫喉痧、霍乱等疫病^[21,22]。民国时期,西医白喉抗毒素、天花疫苗等临床药物的研制足以对此类疫病进行有效干预。然而因存在社会阶层经济条件的巨大差异,沪上多数居民如南市城郊一带贫民无力负担昂贵的西药费用,故疫病时期寻求中医诊治依旧是多数市民的选择。更有贫瘠者无力购买中药,而此时悬壶于乡间的中医则不收其诊金。如1902年秋松江瘟疫流行,名医姚水一擅长治疗时疫,面对贫病患者经常施诊给药。因医务繁忙,有时难却病家之请远道出诊,往往黄昏始得返家。同样,世医张友荪亦以民命为重,时常下午出诊至次日凌晨才返回,中途有人邀请也不忍拒绝,对贫病者往往免费出诊,自己则忍饥耐劳遂得胃病^[24]。尽管个人医疗作用相对有限,但治愈的患者却不在少数,从中不仅看到沪上中医同情病患的仁爱之心,也反映出当时民间丰富的中医医疗资源。

(下转第1098页)

- 展[J].世界华人消化杂志,2020,28(23):1192-1199.
- [12] 桑婷婷,郭铨洁,郭丹丹,等.中医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抑制肥胖和炎症相关疾病的进展研究[J].中国中药杂志,2018,43(16):3235-3242.
- [13] 欧雯欣,吕英.肠道菌群诱导的炎症反应与胰岛素抵抗的相关性[J].药品评价,2019,16(6):55-58.
- [14] 任巧盈,王香懿,李曜存,等.肠道菌群对代谢综合征影响的研究进展[J].山东医药,2019,59(14):112-114.
- [15] YANG N N, YE Y, TIAN Z X, et al. Effects of electroacupuncture on the intestinal motility and local inflammation are modulated by acupoint selection and stimulation frequency in postoperative ileus mice [J]. Neurogastroenterology Motil, 2020, 32(5): 1-8.
- [16] 柯超,杜鸿蒙,单生涛,等.基于数据挖掘技术探析近5年穴位埋线治疗单纯性肥胖的取穴规律[J].中医药导报,2018,24(18):51-54.
- [17] SONG Y F, PEI L X, CHEN L, et al. Electroacupuncture relieves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by regulating IL-18 and gut microbial dysbiosis in a trinitrobenzene sulfonic acid-induced post-inflammatory animal model [J]. Am J Chin Med, 2020, 48(1): 77-90.
- [18] 王文炎,梁凤霞,宋爱群,等.针灸调节肠道微生物群的现状与思考[J].针刺研究,2019,44(1):71-74.
- [19] 宿春竹,王玲妹.针灸治疗中心性肥胖并发胰岛素抵抗取穴规律[J].中医药临床杂志,2016,28(8):1091-1093.
- [20] 潘小丽,周丽,王丹,等.电针“足三里”对功能性消化不良大鼠胃排空及自噬信号通路的影响[J].针刺研究,2019,44(7):486-491.
- [21] 王雅媛,梁凤霞,陈丽,等.不同部位腧穴配伍电针对肥胖大鼠胃肠运动及相关激素的影响[J].针刺研究,2020,45(11):875-881.
- [22] 李海燕,徐芬,马朝阳.基于“标本配穴”理论针灸干预法对单纯性肥胖患者血脂水平及胰岛素抵抗的影响[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9,37(1):49-52.

收稿日期:2020-09-25

(上接第1083页)

近代沪上疫疾盛行的环境客观上推进了中医诊疗方式的创新。一方面,对于疫病不同时期的病情变化,中医在师承历代伤寒、温病大家经典的基础上博采众长,自拟方药。如霍乱流行时期,有王孟英的蚕矢汤、徐相任的理中定乱汤等;疫症爆发期,有严苍山的葛根栀豉汤、羚羊舒痉汤等。另一方面,疫疾流行时期,患者剧增,而中医治病拟方煎药不可避免,此时药液准备耗时较长、过程繁琐的弊端逐渐显现,使得中医界人士萌发了改良药剂的想法,并在社会各界支持下,提精饮片制得药水,提高了中药性能的保存时间,使大众免于病况危急且用药供迟之隐患。

近代上海中医防治疫病更有一定阶段性,大致以“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为界,前后分2个阶段。清末时期在疫病治疗方面,上海中医普遍使用中医治法辨证论治,因地制宜。如青浦19代世医陈莲舫,在江南兵灾横行、瘟疫肆虐之时,精医理、谙运气、详审时疫,凭借高超医术使民众免受疾患之苦^[24]。至民国时期,如陆渊雷等学习西医药知识精深的医家,肯定西医盐水注射治疗霍乱法。此外,沪上这2个时期的中医对疫病预防的观念也明显不一。清末上海中医的防疫思想相对传统,除王孟英提到需注意饮水卫生外,多数医家强调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以增强自身抵抗力,抵御外邪入侵。比较而言,民国时期随着西方新式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入,部分中医逐渐接受了清洁卫生、杀菌消毒、病患隔离等防疫方法,并提倡实施,起到了较好的防疫效果。时光荏苒,弹指百年。2019年末的新冠疫情以来,预防和治疗疫病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上海再一次交出了令世人满意的答卷。新的时代背景下,回顾一百多年前的史料,梳理近代上海疫病的中医药防治特色,可以为当今疫病的防治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 [1] 杨枝青,陈沛沛.近代上海中医防治疫病的“海派”特色[J].

- 中医药文化,2008,3(5):53-56.
- [2] 王孟英.随息居重订霍乱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125.
- [3] 施杞.上海历代名医方技集成[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270-273.
- [4] 严苍山.谈谈脑膜炎[J].联谊医刊,1940,(1):6-10.
- [5] 杨爱东.温病学传承与现代研究[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35.
- [6] 张效霞,王振国.效法与嬗变近代中医创新掠影[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132-139.
- [7] 顾铁.新发明粹华药水之溯源[J].绍兴医药学报(星期增刊),1921(100):10-11.
- [8] 佚名.粹华制药厂之大宴客[J].绍兴医药学报(星期增刊),1922(103):8.
- [9] 佚名.粹华药水之说明[J].绍兴医药学报(星期增刊),1921(100):12.
- [10] 佚名.上海粹华制药厂[J].来复,1921(181):15.
- [11] 章太炎.霍乱论[J].中医杂志,1924(11):46-50.
- [12] 章太炎.劝中医审察霍乱之治[J].绍兴医药月报,1926,3(7):180.
- [13] 祝味菊.伤寒质难[M].陈苏生,记.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41-42.
- [14] 陆渊雷.流行病须知·霍乱[J].医报,1933,1(8):11-15.
- [15] 王一仁,章太炎.辩论现今霍乱之疗法[J].绍兴医药月报,1926,3(7):181-184.
- [16] 王一仁.再答辨章氏论文[J].绍兴医药月报,1926,3(7):184-185.
- [17] 张聿青.张聿青医案·卷二十·论著[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3:676-678.
- [18] 沈仲理.丁甘仁临证医集[M].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0:334.
- [19] 严苍山.夏令卫生的方法[J].新中医刊,1939(10):5-6.
- [20] 佚名.医药讯[N].申报,1927-06-26(19).
- [21] 佚名.治霍乱神效方法[N].申报,1883-08-19(11).
- [22] 丁甘仁.疫喉痧验案.绍兴医药月报[J].1926,3(5):1.
- [23] 车驰,龚福章.松江镇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628-629.
- [24] 陈莲舫.陈莲舫先生医案秘钞[M]//张玉萍.陈莲舫医案集.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187.

收稿日期:2020-05-23